

客家民系之形成

謝逸才

五胡亂華以後，至於南北朝期間，居住於北方之漢人，一部份仍留居於北方，一部份遷移南方；北方漢人，由於外族（北蒙古種之民族）之侵入，處於被征服者之地位，與外族發生強烈之混化；南移漢人，則處於征服者之地位，對於原日居住於南方之土著（即南蒙古種之民族），亦發生吸收和同化之作用。結果同是屬於中原之漢人，亦無形中分化為南北兩系。同時在兩系中，又各因所處的地理環境，以及所接觸混化之異族，或土著各異之故，而又分化為若干不同之民系。北系漢人之分化過程，及其民系之形成，非屬本文之範圍內，故不欲多述。但南系漢人，自南遷以後，在各個不同之地理環境，和不同的土著鄰居接觸之關係，日久以後，由於其吸收和同化之土著不同之故，亦分化為若干不同之民系。其最顯著的：一為越海系，即今日之江浙系；二為湘贛系；三為南海系，即今日兩廣的本地系；四為閩海系，即今日之福老系；五為閩、贛、粵系；即為今日之客家。據羅香林之考証：越海系之醞釀時期，雖較其他四系為早，然其特性之形成，則五代時，和南唐的建國，不無相當關係；湘贛系的形成，則與五代時楚王馬殷的建國有相當關係；南海系的形成，則與劉龔的建國有相當關係；閩海系的形成，則與王審知的稱王八閩有相當關係；客家民系的形成，雖與五代時各個割據政權，無大關涉，然以其當時所處的地域，為南唐以南；王閩以西；馬楚以東；南漢以北的閩，粵，贛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帶。各個割據政權的同化勢力，既不能支配他們，而適環繞他們。在兩力相持之間，使他們保持了傳統

的語言和習俗，而與其周邊之民系相較，則一者已發生混化，一者則為純粹之自體。對照起來，則兩者便發生差異；因此便另成一系（羅香林客家源流考）。

五代時之割據政權，對於民系之形成，雖有關係，但非根本之原因。根本之原因應遠溯其南遷以前之舊地，以及南遷以後之新環境。以舊時之居地不同，其語言習俗已先差異；南遷後又復與不同之新環境接觸混化，積年累月而民系自分。五代時之割據政權，乃以民系為基礎而各自為政，復因各自為政之故，而更加深系派之分化。

南遷漢人，以前之舊居，是屬於齊，魯，秦，晉之境；其文化雖是屬於中原文化系，然亦各有其稍小之文化中心，故語言習俗，在昔已先差異。南遷後之居地，是屬楚，越，吳等之區域，其文化雖是屬於蜀山文化系，然亦有其稍小之文化中心，故語言習俗亦各有不同。但有一相同之點，即此兩個文化系統之民族，其血統同是屬於南蒙古種，其語言同是屬於單音語系。五胡亂華以後，黃河流域，受北蒙古種之民族侵入，與居留於舊地之漢人發生混化。而南遷漢人，則遷於長江以南，與同種之民族發生混化。混化之結果，而形成了南北兩系，而南系漢人，又因居地及土著之不同，混化之結果，又形成了若干不同之民系。

越海系之來源，為青徐流人，其原日之舊居，為今日之山東，以及江蘇，安徽之一部，其南遷後之居住地，為今日之太湖區域，延至浙江及福建。此地昔為三苗之領域，又與古昔東方之九夷有密切關係；其土著漢人，似為苗徭之先民。此地之土著以吳越之興起而開始漢化。南遷漢人，所謂青徐流人者，是以此為環境而形成了今日之越海系。

湘贛系之來源，是混合秦雍司豫兩流人。秦雍流人之舊居，係在今日之陝西，甘肅，以及山西之一部份。司豫流人之舊居，係在今日之河南，及河北之一部。此兩支流人，一部份分佈於湖南洞庭湖區域，漸次漫延於湘贛兩省之全部。此地古昔亦為三苗之領域。據呂思勉之考証，此地之土著漢人亦為苗

民，以楚國之開闢而開始漢化。三國時江西，湖南，均為山越之住地，山越為後世之畬人。此二支流人，是以此為環境，而形成了今日之湘贛系。

南海系之來源，是開始於秦以後之移民，以後再匯合晉唐時代之秦雍流人，及司豫流人。其原日之舊居，係為今日之陝西，甘肅，山西以及河南，河北之一部份。其南遷後之居住地，係為今日之珠江流域。此地昔為南越之領域，其土著漢人為獫狁系中之僮族。秦雍司豫流人是以此為環境而形成了今日之南海系。

閩海系之來源，是以司豫流人為主幹，而滲入了一部份青徐流人，其原日之舊居，係為今日之河南，河北之一部，以及山東，江蘇，安徽，浙江之一部。其南遷後之居住地為閩，粵之沿海。此地昔為閩越之地，三國時為三越之住地，其土著漢人為畬，徭。南遷漢人便以此為環境而形成了今日之閩海系。

閩粵贛系之來源，是為司豫流人，其原日之舊居係為河南，及河北之一部。南遷後，居於鄱陽湖區域約達五世紀。此地在三國時代為三越之住地。唐末黃巢亂後，此批流人，才遷入於閩，粵，贛三省交界處三角地區。當時居住於鄱陽湖區域時，其土著居民為山越，即為後世之畬民，有五世紀之什居關係，由於接觸混化之結果，是難免有不踏襲有山越之素質。居住於閩，粵，贛三角地區時，其土著居民亦為畬民，司豫流人是以此為環境，而形成了今日之閩粵贛系。

南遷漢人，南遷後系派之形成，最初當然是發端於舊居區域之不同，語言習俗，在昔已先差異。南遷以後之新居地，又因地理及土著環境之不同，由於接觸混化之結果，日久以後，乃形成今日之系派。南遷漢人，當其在舊居區域時各系流人之語言習俗差異程度之深淺，現在實難考証。南遷後對土著漢人混化程度之深淺，則應由各系之新居地之地理環境，以及土著人口之密度而推究之。今日之江蘇，浙江，福建，廣東之沿海地帶，均係平原地區，土地肥沃，耕地較多，歷為人口集中之地。自昔吳，越，東甌，閩粵，南越之都城，都是在此沿海地

區，故文化亦較山區為高。南遷漢人之入於沿海地區者，由於接觸較易，競爭較烈，其與土著混化程度之深乃係意中事。居住於閩，粵，贛三角地區之漢人，即有土著亦極稀少，其文化比沿海為低，且有山嶺隔離，接觸非易；即有接觸，亦由於文化懸殊之故，殊難發生混化之作用。故居於此地之漢人，實為同化之主體，即有滲入多少土著不素質而亦能保持其傳統之語言習俗，而屹然不動。據說有曾經到過河南之客人云：光州之語言類似梅州語，光山縣之語言，實際上與梅州相同；若係事實，則實足證明客家之語言尚未有多大之變化，與作者之推究實相吻合。

上述各系漢人南遷後之居住地，其土著漢人或為畬，徭，苗，僮乃不過舉其大概。事實上當北方漢人未南遷以前，在東南一帶之沿海各省，早已有不同之土著民族雜處其中；其語言習俗，因地而異，因系不同，此實為影響南遷漢人分化各系之最大原因。

現代客家語，尚有十之七八近似今日之華語，這並非說明客家話已與中原漢語脫離。反之五胡亂華以後，北方漢人，由於被外族之統治，經過混化之結果，乃始與客家語脫離而自成一系。而客家語則由自體之演變，故至今仍保持漢魏時之古音。此客家語，當客家及其他民系未形成之前，實可謂為北方之漢語，或中原之雅言——即當時之國語。但民系形成以後，而北方之漢語又已脫離中原之古音而自成一系，乃始附以特別之名稱，謂之為客家語。而將已經變化之北方漢語，因其有地理上之優越條件，在便利上又成為現代之國語。

據日人井出季和太謂：客家語極似括蒼之畬語，廣西之僮語亦極多類似之處。又謂客語與吳越語有不少相同之處，因而斷定僮，畬，吳越，古代原屬同一系統。又以客人原日在江西之住地，原為山越之地，故認為客語混有多數山越系統之成份。羅香林則謂：今日括蒼一帶之畬民，係自廣東福建移來者，故彼等之語言，幾十之七八與客家同。據作者之考証，遺留於今日之苗，僮，黎，蠻等，在古昔之時，本屬南漢族

之一支系。在歷史上稱謂歷來混雜不清。有時又謂為苗蠻，有時又謂為百越。再據井出季和太之分類：南方漢族，分為三系：一為百越系；二為苗徭系；三為獞系，其古昔居住地在西南方，延展至於中南半島。根據史實：漢建興三年，東甌請舉國內屬，乃悉徙其中於江淮之間；至漢武滅閩越，亦徙其中於江淮之間。此被徙之民，係為畬，徭之先民。由漢以後，居住至於晉唐之間，其漢化之深可想而知。由於五胡及黃巢之亂，這些內屬之民，亦與北方漢人，一同避亂，一部跟著青徐流人，返回江浙之老家，一部又先司豫流人而入鄱陽湖區域，再與山越合流，或由江西入福建；或經廣東，或經湖南而散佈於西南各地。鍾用齋粵江民族考源，謂廣東北江之先客，有一部份為越族之苗裔，以史實証之，或為此一支漢化之越民，但此並不能證明整個客家均為越族之苗裔。客家先民之遷移，實跟著畬徭之遷移路線而入嶺東。當客家先民未入嶺東以前，嶺東各地已先有畬，徭。客家先民遷移之歷史，到處都有與畬，徭爭奪居地之史跡。客來主去，故畬，徭之遷移運動，實與客家先民爭奪居地有密切之關係。畬，徭中有一部份語言近似客家語，此並不能證明客家語與畬徭語屬同一系統。蓋此一部份之畬徭，極有可能係在江淮之間而漢化者，或在江西時代與客家先民鄰居之故，而被客家之先民所同化者。其所操之語言已非原來之畬徭語，而係屬於中原之漢語。世俗淺信，有以畬，徭中有操近似客語者，因此誤認客人與畬徭屬同一系統。根據以上之考証，苗，徭，僮，黎，畬，蜚等以及緬甸，西藏，安南，泰及後印度等民族，均屬於南漢族之一系。其文化系統，屬於江漢集團，以蜀山文化為基礎；當黃河集團之中原文化興起以後，一切屬於黃河集團之民族——即所謂中原漢族。漸次採用雅言——雅言即等於當時之國語。雅言普及以後，已與原始漢語脫離而另成一系。近代客語，實為當時之雅言。畬，徭若非漢化者，實無理由而能操雅言也。由於苗，徭中之有操近似客語者之故，此不獨不能證明客家係屬於苗徭之一系。根據史實，反足以證明客家之語言，尚保持古代北方漢語之傳統，而未為南系漢人之語言所混化。

近代南方漢人系派之分化，僅限於語言習俗之差異，故客家民系之形成，並非求之於客家民系之本身，而係求之於他系之演變。同是南來之漢人，一則不動而保持原來之自體，其他則與他系接觸而發生變化。他系一成，而保持原來自體而不變者，對比之下亦不能自成一系。